

序

羅宗濤

錢基博先生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云：

現代文學者，近代文學之所醱酵也。近代文學者，又歷古文學之所積漸也。明歷古文學，始可與語近代。知近代文學，始可與語現代。

近年，有一些從事文學研究的新銳，往往急切地直接投入現代文學的研究，而忽略對近代文學的追遡。憑藉他們的機敏和努力，固然時有可喜的創見，但仍不免予人一種不夠厚實牢靠的感覺。另有一些研究者則專注西方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，這也解釋了若干文學現象，找出部分根源，但「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。」難免有所偏倚，而未能做全面的觀照。因此，為了使現代文學的研究更為深入、更為完整，對近代文學這一環節的認知和掌握，就有其不容規避的重要性了。

近代的中國，處於危急存亡，劇烈變動的情況。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，各種主張此起彼落。文學反映現實，也就呈現紛雜多元的狀態。當此之際，出現了一個組織鬆散卻頗具代表性的社團——南社，許多菁英知識分子都參與其中，他們懷著熾熱的愛國心和深沈的使命感，利用各種文體，為救亡圖存而大聲疾呼。所

以南社文學展現了多元的特性，它不僅在形式上兼採詩、詞、曲、戲劇、散文等體裁，其內容更涵蓋了文字、經學、史學、哲學、佛學、書法、繪畫、金石、考古、政治、法學、教育、軍事等等，其內容的豐富駭雜，正與我國傳統廣義的文學觀念相當。因此，研讀南社的作品，進而考察南社從 1909 年成立以來二十多年間的內部運作，以及跟其他文學群體互動的情形，那麼，近代文學的樣貌，也就會浮現出來。倘能以此為基礎，再來探索現代文學，當能有另一番體會。

在為數不多，而品質都很不錯的關於南社的學位論文中，要以林香伶博士這部鉅著的內容最為豐厚週全，舉凡南社的沿革、屬性、刊物、創作、情懷，以及南社在近代文學的意義等等，莫不備敘原委，剖析入微。香伶全面而又深入探究南社複雜的活動，撰就這部體大思精的「綜論」，可以說是南社的功臣了。

在這裏我想利用剩下的篇幅，對於作者稍作介紹。香伶善歌，歌聲溫潤甜美，一首「針線情」唱得宛轉動聽。在商量碩士論文的題目時，我以為她會在傾向陰柔風格的作家作品中選擇一個合適的題目，沒料到她卻挑中唐人的游俠詩為研究對象。到了擬訂博士論文的研究計畫時，她又看中富於俠氣的南社。為了這兩篇論文，她投入了不少青春歲月，但她也樂在其中。在勤勞而快樂之中，她將論文寫得俠氣磅礴，論文口試，也備受讚許。這正應了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的古話。在這段成長的過程裏，香伶流露的人格特質是「俠骨柔情」四字。

己丑仲秋 羅宗濤序於指南山麓